

# 評析越南經濟改革的動向

羅石圃

越南元老派將黨政重權，交由新人接替，原因是為了挽救國家貧困已使其人民對共黨失去信任的危機，新政府對經濟改革所採的措施如何？確實值得我們深入了解。

## (一) 越南黨政人事新陳代謝的背景

一九八五年六月廿一日，越共中全會閉幕——亦即越共總書記黎筭病逝以前的廿天，政治局委員會已決定對政府人事局部更動，值得注意的，為副總理兼經長素友革職，由政治局委員武文傑接任，財長朱三武解職，交由食品工業部長武光接任，此外解職的部長，包括內貿部、外貿部、交通運輸部、礦業和煤炭部、文化部及中央銀行董事長。①至長征接任總書記後，於七月廿六日在黨幹部會議席上演說，對經濟管理不善及上年（一九八五）底實行的財經改革痛加批評，並稱構成黨基礎的人民，必須使其具有「信心」，這即說明對經濟處理不善，導致人民對黨的信心危機。因此，他號召廢除或改正阻礙生產，對日常生活造成困難的政策，且譴責引起生產下降和通貨膨脹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惡果。於抨擊黨的經濟管理部門之同時，並呼籲努力團結以加強黨的領導。②此已說明政府這次改組，乃以財經部門主管更易最多的來由，及此後施政須着重於改革財經。

由於越南的經濟在兩年前，即已到達了崩潰邊緣，雖於前年八月宣佈一連串的經改措施，諸如取消配給制和慣常用的津貼，及將工資提高，藉以補償物價上漲的損失。不料因此導致物價益形飛騰，尤其食米與一年前相較，已達五倍以上，由於管制隨物價上漲而加嚴，黑市便益形熱絡。據新聞報導，在河內的黑市市場，一碗湯的價錢，前年三月，已由四盾漲到了十盾，而平均每

註① 「越南政府大改組」，大公報（香港），一九八六年六月廿二日，二版。

註② 星島日報（香港），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七日，二版。

人每月的工資，只有三、四百盾，每天只能喝一碗湯，乃迫使政府不得不恢復若干必需品配給，及再度界予低收入者津貼。在此生活重壓之下，如何改善經濟？在越共幹部中，便已成爲熱門爭議主題。據英國國會訪越代表團提出的報告稱：他們在河內與各方面接觸，所得的印象，爲越共領導層中，年輕一輩較老一輩更重視越南經濟問題，急於謀求改善人民生活，且稱越政府的外匯儲備，僅在一千六百萬美元上下，並認爲越南的希望，將寄託於越共領導層年輕一代。<sup>③</sup>

在此越南全國面臨經濟困難期間，惟獨南越一隅經濟生氣盎然，由於胡志明市（西貢）人民委員會，在第一書記阮文靈領導下，主張仿效東歐國家地方分權——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，作有限度開放，吸引外資科技投注，無視於堅持中央集權統制經濟的元老派反對，於獲得副總理武文傑、武志功等協助下，斷然實施經改，接納越僑投資，使該市小型工廠林立，除私營及合資經營的企業外，公營工廠亦裁汰冗員，且排除了拖累的配給制度，規定用「社會主義的經濟會計和商業」替代中央計劃，遂造成務實派的成績斐然，贏得了舉國上下對經改的熱衷。<sup>④</sup>

## （二）務實派取代元老掌權的經緯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旬，越共召開「六大」，出席代表已有擁護務實派推行經改的氣氛，對元老守舊派極其不利，促使長征、范文同、黎德壽即席宣佈因年老多病不能處理政務，一致表示退休到顧問地位，當即選舉阮文靈接任總書記，在蘇聯參加會議代表索加喬夫支持下，除此三位元老得以退休外，在政治局委員中被排除的，尚有國防部長文進勇、武裝部隊政委朱輝敏、第一副總理素友，另有卅餘名中委亦被除名，新上臺的政委爲阮文靈、范雄、武志功、武文傑、阮基石等人，今（一九八七）年四月依照憲法舉行國會議員改選，六月召開新國會，俾選出國務委員會委員及主委接替長征，及接替范文同的總理和各部首長。<sup>⑤</sup>

國民議會選出范雄接任總理、武志功任國務委員會主委、黎光爲國會主席——接替阮有壽的職務，在六大到國民議會開會的一段空檔中，即將內閣人事與機構調整，有十八名年輕新秀入閣，其中多半爲主張經改及來自南越與參加過南越工作多年者，並設立能源部、對外經委會、新聞部，外長阮基石升任副總理兼長外交。<sup>⑥</sup>綜觀這批新人，都是主張實施經改者。但由越南於接受長征與范文同退休請求外，仍由此兩人繼續擔任原職至國會選出新任者爲止，而范雄於未接任總理前，即斷然辭卸權力最大的內

註③ 「越南統治階層醞釀變化」，星島日報（香港）。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三日，二版，社論。

註④ 「南越經濟務實派成績斐然」，星島日報，一九八六年四月廿四日，十版。

註⑤ 陳鴻瑜，「越南政府改組與經濟困局」，中國時報，一九八七年二月廿一日，四版。

註⑥ 施君玉，「越內閣大改組圖加強經建」，大公報（香港），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九日，二版。

政部長，交由黎德壽之弟梅志高接掌，無怪觀察家認爲其間含有權力鬭爭及交換條件的微妙成份。基於范雄雖贊成經改，但係走親蘇路線的死硬派，尤其對侵棉不肯退讓以鞏固南越邊防爲理由，以其出任閣揆，頗有元老派對此不願放鬆的迹象。

一般認爲越南在表面上雖是北越併吞了南越，但在此次人事更新中，乃爲南越共黨取代了北越共黨——這從新上臺者，不是南越人便是從南越工作起家者即可證明，實際上乃由於越南實施經改，只有全力向資本主義統治過的南越學習——由於新當權的越共高幹，大半爲在越戰時即在此從事地下工作，深悉資本主義的作法。且南越人民，亦習慣於資本主義由市場決定物價的方式，容易接納經改措施。此即經改以南越爲發源地的來由。再從阮文靈在越共黨六大會上稱：「越南當前的兩大戰略目標」，「社會建設與國家防衛」中，社會建設是主要目標……」。不過觀察家認爲越南近年來在高棉採消極戰略，已將其國防前線從泰棉邊陲，逐漸縮短到了越棉邊區。<sup>⑦</sup>

如果從此一觀點分析越南起用的新人，大多以出生或在南越工作多年者爲主，又含有針對中共利用其在越第五縱隊煽動南越叛亂，包括反抗被北越吞併者與反共者併肩叛亂，再利用「赤棉」對他們一視同仁輸送補給，使來自北越的邊防軍腹背受敵，這才揮軍侵棉，將中共卵翼的「赤棉」政權推翻，顯示越南此次人事更新以出生或出身南越者爲主，在國防立場上，乃有縮短南面防線的用心。<sup>⑧</sup>

### (三)面對的難題重重

取代元老派掌權的新人政府，其面對的難題，除經濟情況已到達崩潰邊緣外，更有新舊兩派的內訌鬭爭，就物價漲幅飛騰而言，去年的通貨膨脹，已使物價上漲到高達百分之一千，目前物價漲勢已趨緩和——從元月到四月，越幣五百盾兌一美元，貶值到九百盾兌一美元，基於物價已不受政府控制，乃由市場決定，以致靠薪水收入的人，生活困難，因爲准許公務員兼差，不過後遺症繁多，除公務員服公務品質降低而外，且形成假公濟私，及加重了貪賄之風。有很多人辭去公職，自謀生活，其中以教師與醫生最多。

貪污受賄，在越南早已視爲常事——尤其是黨幹部仗勢而爲所欲爲，阮文靈及務實派當權後，對此大力整肅，嚴懲不貸，單在河內地區，即有七百名黨幹部受到處分，其中被開除黨籍的，即有六十三人，六十九人留黨察看。在湄公河區，有三百五十名黨政官員，因貪污濫權，及非法侵佔公地，被開除黨籍或解職，已使政風因此稍有澄清，越南人民，無不對阮文靈的鐵腕整肅作

註⑦ 「撤退高棉？」，時報新聞週刊，六月一日版，取材自澳洲國家大學「戰略與防衛中心」工作報告。

註⑧ 羅石圃，「中共與蘇俄爭奪印支三邦態勢」，問題與研究，民國六十九年三月，第十九卷第六期。

風加以喝彩。<sup>⑨</sup>

節省公家開支，提倡簡樸，這是阮文靈上臺後的一種苦幹精神，他從河內到南越，乃搭乘航空公司班機，只有隨從三人，與過去越南黨政要人，都是乘坐專機，隨從動輒半百，且有家屬同行，及地方人士列隊歡迎的大場面不可同日而語，這是新聞記者的評語，因而促使地方黨部領導人，也只騎腳踏車奔波巡視，不像以前地方黨要，經常都是乘坐蘇製轎車，風馳電掣往來。由於開放外貿及歡迎外資科技投注，已使外賓們紛至沓來。新政府已通令對歡宴外賓以茶代酒，又顯示了節儉之風。<sup>⑩</sup>

越南務實派政府，面臨的困難並不止於經改問題，對元老派雖下臺而陰魂不散，所留下的潛勢力，對經改政策的實施——尤其是迎接外資科技投注及擴展外貿方面，更是障礙重重。由阮文靈在國民議會上稱：「使我們擔心的，不是辯論革新的意見分歧，而是革新過程中各行其是……。」從新政實行後，河內官員表示，在革新過程中，工作表現得最好的，只有北部的河內、海防，南部的胡志明市與附近的安龍省和中部的一省而已。從整個越南而言，這些推行經改政策較好的地區，所佔的比例甚微，何以大多數地方政府，對此任務只是敷衍塞責呢？而中央政府又為何不將他們予以處分或將之革職？原因是務實派有所顧忌，唯恐激起內訌，由阮文靈擔心「在革新過程中各行其是」的表示，即可了解此中微妙。

在政府人事安排方面：一般都了解范雄乃為強硬派，與元老守舊者立場相同，只不過對經改表示贊同而已，何以由他出任閣揆？實際上武志功為人比較中和，且與阮文靈為密友，正與范文同為人相似，在政治上樹友而不樹敵，由他出任閣揆，頗可使鼎鼐調和，否則閣揆亦應該由對經改出力最大的武文傑擔任。至於何以讓心臟、胃病、肺病兼而有之，前年有一半時間在蘇聯治病的范雄，接替范文同的職位？這由黨大會期間，經過蘇聯代表一再協調，始將政治局委員決定排名——以范雄排在阮文靈之下第二，武志功第三，即已決定了范雄與武志功的總理與國委主席職位，無須等待國會選舉，即早已安排定妥。<sup>⑪</sup>

蘇聯代表經過與元老派多方協調方作此安排，即可說明退位的元老們為保留潛勢力，故堅持以范雄等人位居政府要津。再從他尚未出任總理前，即將權力最大的內政部長讓予黎德壽之弟梅志壽接長，其中與元老派關係，亦有蛛絲馬跡可尋，可見在務實派掌權後，很多地方黨政要員。對推行經改並不熱心，而中央政府對他們又無可奈何——不便于以整肅，實際上乃由於唯恐使內鬩化為明爭。

註⑨ 「革命元老領導改革」，時報新聞週刊，一九八七年七月廿一日版。

註⑩ 同註⑨。

註⑪ 同註⑨；及霍尼著「北越內幕」，香港，「燭火社」出版。

#### (四) 務實派經改新猷

今年七月中旬，河內電臺宣佈：准許私人在河內開業，但這不是中央命令，乃屬河內市委會批准的，屬於臨時性的，聲明中說明開放理由，是爲了減少都市人口失業率，辦法中規定私人商業開張後，第一年予以免稅優待，銀行可以貸予資金，出售商品的價格可由商家自定。凡屬以外銷爲企業者，銀行可貸予外匯，以便進口外國生產設備原料，專利權，亦可轉讓出售，商品並可申請專利權標誌，但未說明可以自由雇用勞工。<sup>⑫</sup>

越南新政府爲了使貨暢其流，已正式廢除限制貨物流通規定，撤消各地交通檢查站，其結果，使貨運量激增——大量貨品流入價格較高地區，在河內，竟造成了嚴重的交通問題，而胡志明市的生鮮食品，從每天五十噸增加了一倍。一些西方記者，最近訪問河內，發現在經改鼓舞之下，河內街上已出現了活躍景象，腳踏車修理店、小吃攤販，有如雨後春筍一般，越南人民有了可以追求自己賺錢的方式，多樣化的生活，正在滋生之中。<sup>⑬</sup>

不過由於人民可以開業自謀生活，加上公教人員薪水過低，也引起了公教人員紛紛辭職的副作用，今年頭五個月，在胡志明市，辭職的教師便有兩千名——佔全市教師五分之一，在該市郊區居民也多抱怨——收入無法趕上物價上升。但他們却相信，經濟改革，終將會改善他們的生活。基於物價已不受政府控制，乃由市場決定，既然個人可以自由謀生，便紛紛辭去公教職務自謀生活，這是實行經改的副作用之一端。此外便是失業問題，因爲各企業爲追求利潤，紛紛進行人事精簡，大量的失業人口因而形成。據政府估計，越南都市失業人口，已超過百萬人，更有上百萬人，只有臨時工作——特別是年輕者，幾乎有一半無法找到全天的工作。在河內地區，對此抱怨尤深，他們認爲替國家已付出極大代價，如今却一職難求。加上政府亦正進行公務員精簡，沒有安置退伍軍人的閒差，以致違反了共產國家照顧退伍英雄與無產階級的信條。

去年穀物歉收——由氣候造成蟲害——使收成比前年減少七十萬噸，以致河內地區糧價漲了一倍以上，至新政府從南越運去廿萬噸食米而穩定糧價，惟南越人民頗表不滿，擔心因此會形成南越糧米供需失調。其實糧食供求問題，並不在於暫時，而是穀物增加，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，越南人口平均每年增長一百萬口，稻米產量，過去三年，都在一千八百萬噸上下，去年穀物歉收，固然是今年糧食供應不足的因素，其實縱使稻米豐收，也無法滿足人口快速增加的需求。<sup>⑭</sup>

註⑫ 「越南試探經濟自由化」，中國時報，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，一版。

註⑬ 「不管副作用，病急亂投醫」，時報新聞週刊，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版。

註⑭ 「擺脫老教條，重拾新資本」，時報新聞週刊，一九八七年七月廿一日版。

過去越南政府爲了鼓勵農民生產糧食，曾規定以高價向農民收購糧食，因而造成糧食生產增加。新當權派所通過的「經濟改革綱領」中規定：農民的生產利潤，將提高百分之四十以鼓勵農民增產，至於對農民的基本收購額，也給予彈性變動，並讓其有機會依最有利的價格出售農產品。<sup>⑮</sup>雖然一向有東南亞糧食之稱的越南——尤其是湄公河三角洲地區，何以自共黨統治後，一變而形成糧荒？並不能完全歸咎於天災，而是人禍成份居多，從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後實行土改分田，對農民而言：固然再沒有地主剝削，惟生產的作物包括飼養的牲畜家禽，都須歸公而不屬自己，遂形成農地草荒及怠於收割，可見越共界予農民生產利益，對採收的農產品可以自售，亦即仿效資本主義作法，可使農產品增加，不過興修水利，供應化肥驅除害蟲劑等，仍然需要投注資本與科技，方可使農業復興。

### (五) 爭取外資科技投注及開擴外貿動向

越南新政府深知：要發展經濟，必須借重國際資本及技術，也必須對外出口賺取外匯，所以爲鼓勵外資進入越南，特提出租稅優惠，並允許越南企業，聘請外國企業家爲顧問，俾協助吸引外國技術、建立企業體制與學習財務調度。惟由於高棉撤軍問題，使外資進入越南仍有外交上考慮，同時越南也有嚴重的貿易逆差及外債問題，上年貿易赤字爲九億六千萬美元，外債多達一百億美元，外匯存底，僅夠兩週支付進口之用，<sup>⑯</sup>在此債信低落情況下，如何能夠吸引外資投注呢？不過越南新政府，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對外爭取外國投資與借款的努力。

越南務實派的政府，新設了「對外經委會」，任用了一批曾受西方教育的經濟學家在該委員會工作，以從美國「哈佛大學」畢業的阮夏安，爲負責推動經濟開放的主管，他認爲越南經濟，只有引進西方國家資本及技術，方可得到改善，使產品可以在國際市場競爭。目前越南新政府正設法爭取「國際貨幣基金會」援助，作貸款洽商。由於越南積欠西方國家外債爲十七億美元，河內希望對已到期的十億美元借款，重新延期償還，同時向該基金會借貸一億美元。但貨幣基金會向越提出的條件是：要求河內削減預算赤字。減少對國營事業補貼、控制通貨膨脹。河內在原則上，已有同意照辦的表明。

河內爲吸引外國投資，正在草擬外國投資辦法，主要爲開放產品、消費品及外銷商品等產業，允許外國廠商採取純外資或合資方式經營，給予低稅率獎勵，並界予免被政府接收的保證，不過此項辦法，仍受到越政府一些保守者的反對。因爲越共害怕過多的外資，會不利於越南經濟自主性，改革派人士，則正設法於今年底，使其在國會中過關。由於越共長年戰爭，對西方國家不

註⑮ 同註⑬。

註⑯ 同註⑬。



信任感與年俱增，對它們施予經貿制裁以壓迫越軍撤出高棉其所造成的壁壘，更不以為然。

為爭取資金輸入，越南新政府更進一步鼓勵投奔自由的難民滙款及寄物品還鄉，這些越南反共難民，人數在百萬以上，河內給予他們僑滙免稅優待，且放寬了越幣兌換美元率——將官價兌換率八十盾換一美元，及黑市一美元兌越幣九百盾，折衷為一美元兌三九六盾，藉以鼓勵僑滙輸入，總計上年有三億美元僑滙，單是胡志明市，即有四分之一家庭得到僑滙補貼，一些越南人覺得賺取外滙是他們最重要的目標。過去越共政府抨擊逃離越南難民，為資本主義走狗，於今他們在國外能夠立足賺了錢，反而歡迎他們衣錦還鄉，使共黨兄弟國家觀光客，由於付予的都是盧布，受到冷淡而黯然無光。<sup>⑩</sup>

## (六) 拆除國際經貿封鎖壁壘

河內於席捲南越後，正在忙於將戰士們復員納入生產線，企劃以生產熱代替戰爭狂，誰知又爆發侵棉之戰，且導致中共為援棉而揮軍攻入越北，在腹背受敵情勢下，遂不得不將國防軍由六十五萬人擴充為一百廿萬兵員，除十四萬部隊陷入棉戰泥沼外，且在中越邊陲以七十萬兵員佈防，以阻止中共軍再攻入越北，不僅將人力資源精華部份耗費於戰場，且引起國際間為迫使侵棉越軍撤離，由「聯大」作成了以經貿制裁越南的決議，遂形成了國際經貿對越封鎖的壁壘。此項決議：在「聯大」投票贊成的國家，從一九七九年的九十一國，增加到了上年的一一六國，可見越南在外交上的困境。<sup>⑪</sup>

越南務實派當權後，企圖爭取外資科技投注及外貿開展，便須將此國際上對它封鎖的壁壘予以拆除。將侵棉越軍提前撤離，便是打破封鎖壁壘的釜底抽薪手段。然而何以阮文靈應邀訪蘇，仍然表明從棉撤軍須俟一九九〇年，但又聲稱願意謀求中蘇共及中越共重修舊好。其實中共與蘇聯談判關係正常化之初，即將要求克宮促使侵棉越軍全部撤離列為三大前提之一，克宮雖以兩國談判修好，不能涉及第三國問題加以辯駁，但在暗中早已為此而努力斡旋。阮文靈對此事與守舊派異口同聲，此中可能是為了籠絡守舊派的潛勢力。

由阮文靈在越共六屆黨大會上稱：「中共對越政策目標：是想包圍並孤立越南，讓越南的力量消耗，無法集中進行經濟建設……。」並承認「越南最近幾年的幾場戰爭，是它經濟發展的障礙」……又指出：「越南面前的兩大戰略目標——社會建設和國家防衛中，社會建設是主要目標」，繼稱：「越南要把國防工業，轉而為生產民用物資，須裁減軍隊，減低重工業建設資本，轉而發展輕工業及生產消費性商品……。」從越共新黨魁在黨大會上的講話，已很明顯地透露為實施經改，必須結束戰爭，且須

註⑩ 同註⑭。

註⑪ 同註⑤。

使國防工業轉變為生產民用品，亦即表明侵棉越軍的撤離為期不遠。

從阮氏訪蘇與戈巴契夫無論是會談、宴會上致詞以及聯合公報，兩人都是以蘇聯援越及雙方貨物交換為先，戈某對阮氏所表示的在棉撤軍必須俟一九九〇年，答詞非常曖昧，只稱贊同越南維護金邊政權和談的立場，而阮氏於訪蘇回越時，對歡迎他的元老稱：在蘇四天訪問，對經改領域却取得了完滿的結果，第二天的越南人民報社論中指出，這次越蘇領袖會談結果表明：「雙方在外策方面配合日益密切……」<sup>⑩</sup>可見阮氏對侵棉越軍撤離時間，與元老派異口同聲乃唯恐加強內鬪，戈某亦洞悉其苦衷。

其實越南對高棉與中共的立場，已在逐漸軟化，北平對河內亦是如此。基於越南已經了解駐棉越軍十四萬人，既無法對反抗軍掃穴犁庭，更不能將其國防線展延到棉泰邊境，只有在南越邊陲的防線加強，其移民於高棉湄公河三角洲一帶墾殖，及大量起用出生及生長南越者當權，籠絡當地反抗被北越吞併者歸心，即有此種用意。河內於提到棉局和談時，不再強調須排除「赤棉」，北平在棉人三邊聯合政府中，亦不再偏袒「赤棉」，雖係向「東協」表明它無意藉「赤棉」復活使霸權伸展，其實也在使河內洞悉它已無意在越南藉其高棉螟蛉而予包圍。<sup>⑪</sup>何況越蘇對金邊尚有領導權之爭，克宮對越軍撤出高棉在時間方面雖主張提前，但又為其在越基地的留存而不得有所顧忌，因而只能在越扶助經改派當權，因為克宮深悉侵棉越軍撤離，乃為越南經改爭取外援的關鍵。不過河內經改派政府，另有拆除國際經貿封鎖壁壘的戰略，已經開始實施，「東協」對日越經貿合作，其所以鳴鼓而攻，原因在此。

### (七)對國際經貿封鎖壁壘各個擊破的先聲

在越南揮軍侵棉以前，日本是越南的經貿伙伴之一，每年雙方貿易額約二億美元。至一九七八年越軍侵棉，繼後「聯大」決議以經貿制裁河內，日本也不能不加入此一封鎖越南的壁壘，須等待侵棉越軍撤離方可拆除，不料近年來，日本又悄悄地與越南貿易往來，一些日本大公司，紛紛派團赴越秘密甚至公開活動，且有十八家大公司在胡志明市舉辦商展，使其商品在南北越銷售量顯著增加。一家日本銀行且應允延長越方二億美元債務償還期。「岩井公司」代表團訪越，得到河內官方接見，簽定協議，由其協助越方發展農漁業及探採石油，並聯合「伊藤公司」購買越蘇開採的原油，運到新加坡提煉後再予出售，且獲准在胡志明市及河內設立商務代辦處，以致引起「東協」國家強烈抗議，認為這些無異是鼓勵越軍長久侵佔高棉，不過日本政府對此亦無可奈

註⑩ 僑華日報（香港），一九八七年五月廿四日，二版。

註⑪ 「撤退高棉？」，時報新聞週刊，一九八七年五月廿一至廿六日版。



何。②

此外是美總統雷根，亦派遣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——維奇將軍訪越，已於八月初受到越官方歡迎。從越外長阮基石表明：如果美方企圖在河內設立辦事處，越南在華府亦將跟進。繼後美特使雖表明與越方只談「人道主義」——要求越方協助尋找在越失蹤美軍，不涉及其他問題，不過華盛頓記者內楊於透露此事時，則認為此乃美國謀求與越建交的前奏。③由前年美政府允許工商界訪越，參加代表團的工商企業家，多達百餘人。即可想見值此國際保護主義抬頭，企業界對市場熱烈爭取的當前，工商界又豈能受政府控制對越南市場不步日本後塵？

由胡志明市實施行政開放市場，歡迎外資外商進入時，「東協」國家如印尼、大馬、菲國却與之通航，在「東協」對日本與越經貿合作備加抨擊時，新加坡亦代日商提煉其在越運出的原油，可見越南新政府對拆除國際經貿封鎖壁壘，乃採各個擊破，且係由下而上，使工商界迫使各該國政府面對內在壓力，亦不得不與其建交，此項戰略，不可等閒視之。其拆除此項壁壘，不必等待越軍撤離高棉。

## (八) 結 論

誠然，越南經改派當權，為爭取外國資本及科技輸入，與貿易往來擴展，其關鍵在於侵棉越軍的即早撤離。不過對越南內部的七十萬部隊，亦大部份可以撤防，至少約有五、六十萬人可以解甲，對這批龐大數目的戰士如何安置就業？撤開元老守舊派對高棉撤軍的反對不說，越南新政府亦無法解決復員軍人的職業問題。

從高棉撤軍的時間，經改派當權的河內政府，雖明知對爭取外資科技輸入，及擴展外貿，乃愈快愈有利於此，不過如何使復員軍人從戰場回到生產線，則必須從容計劃安排，加上顧慮到金邊政權領導人韓桑林，一旦加入棉人三邊政府而成為四邊聯合陣線，站在高棉民族的立場，血濃於水，其對越南是否仍可親近如初？甚至反目成讎？亦不能不在其屬下安排由越共所培養的螟蛉。何況蘇聯早已針對金邊懷有擺脫河內控制，企求與莫斯科直接聯繫受援，以免作為越南附庸的用心，以致早有直接援助金邊措施，且韓桑林原為「赤棉」地區司令及黨書記，乃由於反對波布與英薩利裙帶集團專橫而投越，在此波布失勢，與他站在反波布同一立場的宋成掌握赤棉軍權的當前，使河內在內高棉撤軍，更不能不為此而未雨綢繆。無怪阮文靈對越軍撤離高棉，仍然表明須俟一九九〇年。

(本文作者現為本中心特約研究員)

註① 李學明，「日越經貿合作激怒東盟」，華僑日報（香港），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，二版。  
註② 李學明，「越南外交新動向」，華僑日報，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四日，二版。